



啓劄

回袁通父秀才送壽詞并物劄子

某頓首再拜通父學士執事某霜露遺軀豈記生辰
之及江湖泛識亦無慶問之交敢圖賢英不棄衰陋
泱洽既成於數面游揚肯吝於餘年辭至秋郢人之陽
春以華絳老之甲子欲依声而和則深愧七襄將捲
錦以還則又貪十襲外有多儀之餉益寬逆旅之需
姑薄叙於謝言殊未殫於忱悃尚微永好俯賜深原

回徐氏婚啓

伏以中年涉歷苦婚

之縈懷鄰境板緣喜親賢之

在望投我尺素重於兼珍伏承親家學士令嗣宣教
藉甚醇明定熟會稽初學之記而某第三女在娘蕭
然清姿真是東漢逸民之家草木之味偶同金石之
盟遂叶相邀古道不較浮文兩姓甥舅之懽足光吾
黨百世子孫之託昉自茲今其為忻愉罔既敷寫

范氏婚啓

伏以江海浮蹤既屠羊之靡託山林餘念惟舐犢之
難忘欲為詒後之謀爰擇宜家之偶伏承親家學士
令女小娘子襲清門之禮訓婉婉固宜而某男次紀
守先世之儒氈鑽研尚淺寅緣諸父之舊締合兩姓之

懽庶無異圖以永良好絲蘿可託實昉自於茲今冰
雪相看是所期吾黨攀緣之喜鋪寫奚殫

舒氏婚啓

伏以吾州四姓之家久煩慕仰斯文一日之澤亦許
扳緣蒙厚幸之如斯臨盟嘉而喜甚伏承親家學士
令女小娘早諳禮範如種玉於藍田而某男後庚窮
守儒氈類尋源於潢潦寅緣草木之味締合金石之
交菲然微儀辱在高裁論財夷虜正吾黨之不為邀
福祖宗尚後昆之見相欣愉之至鋪述奚殫

同弋陽趙教諭啓

伏以山林偃薄分絕望於青氈江梅游從喜論交於
白首敢借投之報以鳴伐木之求敬惟教諭學士前
輦東土俊流南宮舊物居楚客衆芳之目加以能
言留番君遺愛之鄉久而成聚閱變化於浮榮外物
謹行藏於暮景修塗乃迂九萬里之圖而從二三子
之撰時方興學必大脩明堂辟雍之儀君若應徵豈
多遜公孫晁董之對清華之選造次可須某裸緣虛
名莫返初服病穎壁足居然棄物之逢時血指汗顏
詎意良工之在側既循墻之不敢惟倚席以增慙所
賴芳鄰見分餘映扁舟散髮固難禮法之踈斗酒同

襟儻許談諧之藪

萬秀才入道疏

此篇集中所無

伏以黃塵赤日何有靜時青山白雲無非佳處故自古逃名之賢俊迺強半寄跡於神仙若安期倦游留侯辭祿葛翁假資於勾漏洞賓開悔於邯鄲寥乎高哉繼者難矣伏承玉山萬君東甌名輩北阮故家蠟鳳博碁固已厭紛華於蚤歲土龍芻狗居然悟得喪於前生爰慕枕函之方願披羽褐之服凡我同黨共歆素風十萬貫揚州聊小資於談笑三千年華表應未絕於交游錢囊朝開丹鼎暮熟謹疏

鄧君疏

伏以為五斗米折腰有居貧而不免封萬里侯食肉
無委運以自來切見覺非學士鄧君揚旆歐曾翰墨
之鄉揮犀朱陸講辯之地膏盲泉石幾欲携老子入
名山歎啣珠璣聊復對離騷飲醇酒固天機之洒落
亦世路之崢嶸今者鐵硯已穿剡書將上大則綉衣
乘傳驅駕風霆小亦金銜代言剪裁雲霧惟公意之
所願欲於事勢初無留難為交道之光華增儒林之
膾炙蠅翼附驥自皆致於感心龜毛成瓊想不遺於
遺力筆膏一洒鞭影如飛

行述

千戶高君行述

人有居微履約不擇己之便安而急人之艱窮又能
當忽然之警而不惑於鬼神死生之故此學士大夫
有氣誼敏決者之所難也而或談笑造次兼之不既
可甚稱乎然其名字不幸湮沉泯滅於稠衆之中沒
齒無所表見僅幸而天報之以賢子孫尚德君子推
論福澤之所由來而因併彷彿其為人若千戶高君
者可謂希矣高君諱忠義族世出爾慎氏當金之存
世襲千戶君父自遼東分鎮洛陽五橋寨於是君生

方十五歲父以調穀至慶陽病死君仍其職管攝軍
伍有能名金亡居大名為民有權豪張宣差占據新
附戶四十餘君引義新列奪而退良察罕公開行中
書省于三河之上帶銀牌為其府參謀軍行累囚如
麻君一親審錄疏理免者以百計雖受罪自以為不
寃至元南師興充軍儲所和碩運糧官漕執百餘萬
戶襄漢間接餉軍回猶有餘積以功最當峻廷十二
年十月七日竟死年六十七娶吳氏生子男某教
習儒業不仕孫男天佑今為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理
問官君長於考馬射獵百步內不發虛矢性質直不

好浮屠老氏見貧困者即解橐無吝容渡江之後汴
梁多逃軍黃河置禁甚嚴不得脫則往於民家傭
崔或乞食市井狂活君輒饋粥之且喻以理法勿為
非客主皆得其便在江南過倅掠男女骸骨暴露道
路間出私錢收埋不知數尤不信神恠嘗督糧經汴
梁西鈞州暮當宿驛吏告有妖不許宿君徑入篝
燈至丙夜據床瞪坐頃吏有叩門者問柯人不答再
問又不答遂問汝寧非鬼乎敢入即入其門忽自開
形狀似一小嬰現而不見其的君呼前使取足下履
稍近用手擒之亟窺走出稱官人我再不敢來矣次

夜又聞牕外悲啼聲問之云我即昨夜取履幾見擒者且吾來欲伸寃非妖也吾本州家庖夫為前驛吏筮死埋寃後每官來出告訴而官反怖我故不得聽我語耳君撫然明日為白州將理其事掘所指地得白骨一具改廩之驛遂無事余常涉獵史傳凡君數事比類皆有而求之今人無所見以為恨殆風氣日不及古而為流俗汨沒以至於聞君之舉謂之近於傑特立獨行之士非歎金兵潰時君孤行滎陽道中一人對面張弓欲射君弓自折竊意天地間善類常自有物扶衛之邪不得侵賊不能害世謂沾盜

名險之人禍福可以智計避就又非通論也謹述

墓誌銘

安陽胡氏考妣墓誌銘

大德壬寅歲余來錢唐授徒且五年識安陽胡氏謙
於中書行署掾恂然儒也於是諸公憐余老而加
窮薦授之一官將行別士謙則方負其哀絰在苦塊
之中越再旬介友人以其母夫人行述來謁銘且曰
今將奉柩歸以明年癸卯歲秋某月某日合窆于安
陽柴庫村先府君之兆惟先府君之死與塋處益不
忍言幸哀而併銘之按府君諱泰字通父胡氏夫人
王氏俱彰德安陽人胡氏世長者至府君父諱仙當

金時選充行軍副統壽九十而終統軍四字府君於
次在三資特粹厚幼好學遂通曉經史居家庭鄉閭
以孝謹聞嘗典掌本郡材賦有憾府君私錢不逾期
不償者一不問比其死携券對几焚之至元十一年
以差籍從軍南伐道過士卒急難常挺身拯護全活
者甚衆謂人曰此輩皆北方良家子弟設不幸不以
正命死將何面目見父母妻子乎十二年守鎮黃州
充管軍總管府知事十四年夏五月司空山等寨賊
奔劫黃州吏民驚散府君獨誓死不去仍以義倡其
衆力戰拒守少頃賊來益多遇害夫人父諱聚清慎

無餘資夫人當行為擇良對得府君壻于家府君死
黃州時長子方十六處益也次子處敬方十二夫人
當盛年以貞節刻苦自厲日夜力鍼紉機杼取其贏
供師資費二孤賴教督皆成人處益今以行署秩滿
授從仕郎淮東淮西道宣慰使司都事處敬浙東勸
農司書吏意天之恩之幸而及於宦祿得以婆娑壽
考酬其前勤而夫人苦風濕疾以去年辛丑歲十一
月二十九日死矣噫乎茲豈可不為嗟傷惋慕而慷
慨引義節如胡考妣者儕之古烈丈夫烈婦疇不
謂宜哉府君年四十三夫人年六十四孫男二人曰

怡曰黑孫女三人銘曰
婦義於後夫忠於前嗚呼此安陽胡氏一門二烈之
阡尚百年千年無震無騫

曾君墓誌銘

江西之曾以氏雄者三南豐其甲也有居金谿之眉
東山曰曾君叔翔父其先由南豐徙余遠不及識而
讀其狀識君所從游師友若周義山吳允文之屬皆
東南知名士即君之器業淵源風采因可以次論焉
君諱一鶚字舛翔父少充爽有奇骨曾祖琳祖次點
父東山居士洪世以問學相授居士既蚤夜勗君于

家稍長遣出使縱交聲漸氣靡靡不通究時方崇進
士舉願於此不得志雖豪傑無以自振儕輩什五六
通顯矣君浮沉其間不倦不恚然性明決常高持風
裁見鄉人過悞多面折少容貸及有不能可否事質
成是々非々應口剖析聞者犁然而服也母胡氏率
居士年浸高君承薦曠冬夏溫清晨昏起居無違礼居
士壽考令終而季父病奉季父湯藥如居士時事况
順家事諮而後行撫諸弟愛有善獎之小不謹警之
患難則扶持之延良師泚二息族子弟有桂質亦糾
收之治家嚴內外而好客恢疎樂易留連文酒

頽然竟日人莫測其雅量鄰有急難赴之恐後至賙窮賑乏尤不靳丙子之潰所在無寧居民或相請張為閩君以靜鎮黨衣冠細弱依而全活者不可勝數他日居士塋送車縞素傾村空郭出累：百餘里不啻皆前日受恩客也其閑居不言而教成無權而惠行往：類古義烈士去家五里所得萬石塘林壑盤蔚有鶴巢龜峰之目君築室其下扁以龜鶴隨隱義山諸父嘗為賦詩甚奇並溪種梅亦號梅溪翁琴書壺弈將婆：以延老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遂卒之日遠近士大夫知君者舉痛惜之嗟乎

使翔父君當諸公無恙特亦策一名不過隨例如是而止今諸公所成就幾何叩其顛末有不忍言而君生有及於物死無愧於已詩書滿門哀榮稱情非天道有以伸之而然乎君前卒以歲除夕得疾越一月少聞家人以為善忽索筆疏遺言戒子以不可忘清苦虧友諫意及勿以緇黃亂喪禮凡累十言又三日而瞑年六十有一娶陳氏先君三年卒子男二起東起南女二長適承務郎慶元路治中張興紹次適倪清孫：男五鑑鉞鎮錡鏞女六長適倪溥次適陳聖廣次許適吳相孫餘尚幼諸姑孤以故塋緩大德六年

十一月某日始克定于里之流光亭陳夫人祔銘曰
鶴以羸存龜不利走奔予與偕藏兮今復奚云昭之
熄潛之獲既堅既謚惟茲幽宅

吳君墓誌銘

君諱榮字景榮吳氏饒德興建鄴人建鄴之吳唐末
逃黃巢兵由歙徙美樓居號樓下吳家環樓下數里
間至今祠所謂吳尚書其遠祖也曾祖俊辛祖次祐
父應辰贈承務郎承務公性冲靜生二子長安行以
詞賦中甲戌進士科調信州貴溪尉次即君少警敏
甚母劉夫人尤愛遂早授勞事以逸親而縱其兄使

專意文學家本儒儉自君為之墾殖日增綱紀日飾
奉養日具迨於晚年遂成高門簪裳軒駟熙恬往來
詩書豆觴談笑辨集悠々然今人忘死生之憾興廢
之戚才子乎哉樓下居既燬改築栢水栢水者承務公
本生家徐氏丘壠所在也於是君年高經營滋疲諸
人質成繖施者四面而至然平居最急義伯姊雖嫁
傾其私裝女甥無依鞠女已息他恤孤撫弱事聞無
不為嘗自書一編述大意示子孫曰棟宇不必華苑
風雨足矣田園不必多了伏臘足矣賓客不可疎在
擇交声名不可貪在立已施予不可吝在隨力此其

施為蘊蓄之可窺者也年七十六以大德壬寅秋九月二十五日卒于正寢卒之日人哀惜之娶康山許氏子男三長大本次端本早世次建中為承務公本生家後女一適同邑蘇濤孫男三長德馨次德昌次德宏女三長適同邑張詔餘尚幼初貴溪尉仕成而倦游間以郡檄起領鄉校講道授業無虛日君又恢仁山之熟豐禮幣美庖膳以招延名師江鄉稱世家多賓游文雅好礼者必推仁山居士子弟居其間欣然漸於學問大本既精孔氏尚書復授德馨周易曰吾不以罷舉廢業也惟嘗誦道書一夕夢神問南斗

經中何脫二語邪明日以質諸所親取刊本校之良是丙子歲病危恍惚見脩廊廣廈有羽衣人拾刀圭藥授使服之覺而牙頰間猶隱然丹砂氣病亦隨愈嗚呼世議之隘士大夫天姿高邁者人思飛騰高舉脫塵囂機械以為樂將自有不可則邪癸卯冬十月某日大本將葬君於樂平州公墓塢前事奉天台主簿程君之狀來丐銘曰
勗其躬美其宗天不惡其豐深其居敦其初人不疾其疎惟茲新岡孝友之歲後百千祀其固其康

楊氏考妣墓誌銘

信弋陽楊君應桂既塋其父府君永年鄉蒲塢尋喪
母夫人張氏又塋密石及是陰陽家昏不以為吉乃
追用治命改卜於二塋之間得吉將合窆焉書來屬
表元銘之始表元年未三十客授金陵君掾當塗有
能名終長一歲耳間以部使者檄同考試補太學弟
子貧一見結兄弟交於時兩家各奉重親安輿就祿
養意氣相顧驩甚闊絕三十年再來見君鄉州問前
事如夢寐憂患病憊憔悴亦俱成老翁於是又相弔
以悲銘何可得辭按狀信弋陽之楊由建徙派出祥
符內翰文公府君諱鎔字子成曾祖和祖崧將仕郎

考春迪功郎妣葉氏府君幼驚秀不群比壯從鄉先
生王伯羽學行藝出諸生徒右迨二子能受書即擇
知名士為師而日以一編程所業既而應桂遂中乙
科人為府君喜府君曰吾期吾兒不止是也饒信為
江東士大夫窟教景定咸淳中湯尚書以耆俊謝禮
部以忠鯁徐正言以隱退風采聳然臨一時應桂東
滯西染出聞珩璜之音入瞻槃杆之戒不言而成良
士至當塗傲僚宿胥驚怖詫服以為年少安得乃爾
不知其有所受之也襄師潰當國者懸高爵誘士
來如麻府君曰是也尚可為乎應桂僅以文林資調括

蒼元僚以歸聚宗戚保衛楮亭山鄉民依而全活甚衆久之藍山塾闕長儒望歸應桂不得已許赴之過是不敢以請府君天資高遇事若不可忤而無含怒蓄怨馭家有法睦族有愛待賓有礼賙鄰有義謝禮部之謫富川交游畏禍不敢造其戶府君獨持貶遠餞至匯澤語之曰此陸敬輿忠州註本草時也願自愛禮部歸先寓書道謝語甚切至晚歲以家政付二子時：飲酒而不至醉以適性吟詩而不傷訐以寄意蓋樂天知命志厚萬實君子也母夫人之狀曰張氏諱妙靜祖維兩充鄉貢進士舉父孝友世為弋陽

儒家夫人歸府君相尚勤儉葉夫人性嚴少假借禮部銘其墓所謂治家中禮者也夫人承迎左右無違順而正慈而節常舉外家所聞見督二子以虛心好問自諸老處歸聞得一善言為之喜見顏色府君歿家迁于鉛山之何田以疾氣疾竟死何田府君年六十六生嘉定癸未七月十二日歿至元戊子三月二十六日夫人年七十二生嘉定己卯十一月二十日歿至元庚寅十一月十八日今葬以大德癸卯某月某日子男二長應桂次應得子女二長適前進士趙嗣德次適進士游味道孫男三公審志學私孫公審

早世孫女二長適進士黃進德次幼曾孫男一愛孫
銘曰

既有為之華孰得而羸其家既有為之終孰得而涼
其躬惟安惟穆歸茲新卜斲堅書良閼陰谷

游縣丞墓誌銘

君諱子賢字俊伯游氏其先祖居建之長平歷漢魏
隋唐官緒不絕詳具族祖文清公侶所為譜建亂徙
信今為信上饒人大觀中舉八行有以長子中其科
官升朝積封至中大夫者君七世祖也曾祖某祖某
父某俱隱不仕妣張氏君幼長敏讀書一目輒成誦

十二三作詩賦驚人尋喪父孤苦樹立卒以成學教
授鄉里養寡母嫁二妹雖環堵之室困屢空而
時節設施展叙曲合禮度當領鄉貢進士舉泊上禮
部試成均同業及所受教者洎先登獨坎軾不售
卒未歲遂用累舉息授容州文學改迪功郎轉脩職
郎調贛州興國主學會文丞相師贛一見奇君檄主
贛縣簿贛令倚君辨其事俗好訟有墓獄積年不能
決一點胥一譁儒君承牒詣墓所徵訊得實傳以
經律具牘上府決之間者相戒毋犯主簿教贛苦淮
鹽遠不時致師委君度嶺運南鹽至則為鄉人徐經

留攝新會丞兼司其征賦蓋當是時兵事新起官府
奔播人無寧懷君佐新會廉恪慈恕如平時公帑之
羨不歸私裝商榷苛比戒從其寬邑有譚氏林亭為
登臨佳處休暇則與寄公僑士觀風訪政其間廣破
鄉民爭迎致藏免君如護慈父君亦以耄辭不獲出
矣並海買田宅姻男嫁女若將為新會民終而為初
君之由贛入廣也屬長子應梅守而次子斯道從
迨棄官新會斯道以崖山逃檢前死越一年君亦死
女子嫁新會者與婿相繼皆死君死十七年應
梅始自上饒間閱數千里跋涉物色問歷得君殯於

新會瀧水里之拗頭村於是斧土撤菽奉遺骨歸塋上
饒某山之原以巡檢衣冠祔兆域為人當疑科舉
士無實材予奪得喪若有鬼神為戲之君起衡茅用
文墨得一邑佐吏不為通顯然所就落，出人意表
上饒人能言布衣特淳祐間徐侯謂禮行經界景定
初黃侯蛻招義勇皆君尽策建議臨大事慷慨有馬
周張齊賢之風晚歲流離倉猝身羈家散竟以客死
禍福果何如耶將事出適然而鬼神亦有所不能
知其情耶聞義而行知難而退孤危窮蹙僅免兵革
天又遺之賢息使游魂寓魄歸安塋廟然則君之於

世自可無憾世不必皆知君也君當種梅於所居南榮
稱君者有梅谷之目年七十五生嘉泰甲子十月卒
至元戊寅正月葬以大德某歲某月某日配趙氏繼
王氏子男二應梅兩請鄉貢進士斯道女二長婚將
仕郎濟南辛衢次故迪功郎新會尉昭平周可翁孫
男二長肖龍次肖鶉為巡檢曾孫女一銘曰
生為勞儒死羈客腥風瘴霧魂烏薄不如鄉丘安且
樂嗣續展省延遺澤綿百千祀鎮茲宅

故玉林項君墓誌銘

君諱天覺字希聖項氏徵婺源人項以國氏後葉子

孫散處荆揚間揚之項微為盛所居婺源有山曰嶠
嶠峭拔竒秀聚族負之而廬且累百年至宋紹興中
鄉先生利用始以文學顯有司三上名禮部雖不仕
而其甥月湖許公錫用所受學去為名卿淳熙中安
世父子復發聞于荆兩族相望隱然為東南華門君
曾祖童仕尚書省屬於月湖為妹婿祖維寅浙西提
刑司幹辦公事從外家學于以詩鳴文一變累試補太
學不幸蚤世幹辦公亦相維遷謝在鼠之訟驚于家
庭君統七齡二弟襁褓母戴夫人跋涉携挈以求直
于郡縣于臺部猶未免君年十四一日誦魯論至死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勿蹶然有感曰吾喪吾父喪吾
祖又幾喪吾家非天乎割壤以和母敗吾溫清誦絃
事戴夫人喜且泣從之自是躬帥二弟承師受學日
記千餘言援筆為文俊氣奕燁不肯休未幾母夫人
以疾不視家政君獨持門戶而游其弟於塾當是時
微婺源與饒樂平德興相犬牙號多明經生如吳君
遇龍許君月卿沈君貴珪李君睦齊君興龍夢龍之
倫皆負場屋重價皆無從君游每進士三舍榜出金
鈴綵熾霆轟電馳華軒蒼蓋烏集蟻附項氏塾必在
指擬中於是君兄文薦既登甲戌高第而第若子迺

善文孫擬孔孫蘭孫為之祥後女一君嘗自卜地於
里之五葩塢以故葬緩及是將用甲辰十月某日奉窆
前事以鄉貢張君之狀來謁銘曰
遜也而強約也而康吾觀其人玉雪春陽言行志酬
歸藏茲丘嗚呼永世無震無壽

故禮部進士徐君墓誌銘

取士以明經設科垂二千年其法詳記誦精傳註使
人崇本勤業不虛為浮藻而已王荆文公行新經義
始命舉子枋對策依題為文多者遂至汎濫累百千
言嗚呼取士明經授題限畧刻倉卒至累百千言而

求上不畔先王之教與老師宿儒相傳之說下不失
有司之程度豈不甚勞且難哉余來江東聞饒士徐
君志禹未弱冠以尚書應鄉貢進士舉入院日未晡
不點稿已滿篇成文復杼餘思拓別紙縱筆滴：終
篇同院生仰視交口驚異比揭名君與兄克龍聯
翩居前行再作者亦冠乙榜時饒士以尚書為額踰
萬計克貢者纔十五人君少妙年逞高才能捷取奇
中如是世所稱賈誼陸士衡何足多慕既而其從子
之祥以君將塋狀君行來求銘按志禹諱鄧子字志
禹徐代饒德興人徐之世出栢翳傳偃王以慈棄國

遷以次克貢方增創玉林精舍益延師招友聚書講
學魁儒勝士四遠如沅而來玉林之西有別墅池臺
脩潔花樹秀蔚幸時節閒暇採芳釣鮮以供觴詠於
其間一時規模風措使人媿：如欲繪畫君少歷艱
險長經離析精於人情世故華皓康裕以造物者憐
其愿而娛之然性不各滯見義即為急能施尊幼貴
賤事無巨細得其一言而解仇釋憾多矣戊戌之歲
以七袞稱慶膝下爛斑拜舞者幾三十人羣從姻游
可千客君飲酒談笑應接累日夜不倦最後夜半執
酌言曰吾辛苦樹立偶不墜先業田園雖薄足了汝

輩耕織即死亦不為不壽萬、無恨因出手抄處置
家事條目示子孫且頑次子之祥之為徐氏後者曰
明年今日能復見吾子否乎心期何所不至恐天不
我與耳明年及期復為壽無恙不閱月疾動諸子拜
醫請藥君曰天不我與醫藥何為囑治喪勿用浮屠
老子法言畢而逝大德己亥十一月某日也君生於
己丑十月某日享年七十一初配同郡張氏檢討公
孫女生子男淵然之祥起元德元繼室康山許氏生
福翁吳氏生采孫為宗人斗南後女一婿番陽教諭
徐岱孫男十傳孫良孫蘭孫平孫咸臨德善性善友

民為立祠龍丘依而居者代不代之顯人唐季有成辟
乱黃顛子盤遊學於饒因家焉是為君七世祖曾祖
允武祖次陳迪功即循州長樂尉父公著迪功即致
仕闢東軒數十楹以琴書娛閒自號東軒公君少聰
悟其學尚書以鄉先輩舒君成大余君木為師宗人
節甫為友間塾櫛比書燈熒、君雄其間鄉舉之歲
在乙卯人謂明年南宮試乘銳可平掇既不售益自
刻厲曰天將徐之以大吾成乎先是東軒翁以好客
聞鄉里客之有器識能文章者徃、聘致結約恐後
君繼其志禮鑿有加以程君顯甲洪君以中平生游

從最厚自餘吳君安行曹君應龍張君應霖方君濤
之沅以姻以舊朝薰暮摩久而益親晚歲學成行尊
世念踈落而故相集賢馬公退休于家時一相追訪
道德之遺言攷古今之故實翛然非復少年場屋時
徐志禹矣所居西偏舊有會文之齋曰化龍至是增
葺改名雨軒嘗謂子弟曰孔孟之道昭如日星學之
者可以脩身繕性可以康時濟物秦漢以還異說朋
興其慎所習勿為虛誕蹇淺者所哂庶幾有益於世
間其言者知君非科貢士且悟而軒之云將有所潤
澤也君承親孝撫弟友處族姀和雖不顯融充裕而

天與公多男子有田可食有經可傳於世未為不遇
生以戊戌六月某日卒以大德庚子六月某日享年
六十三娶張氏廷評公孫女繼蘇氏子男五大中積
中積敏中允中方中女一適同邑張經孫女二其墓在
里之塘源塋緩有故以甲辰九月某日銘曰
雖衡且角雲族而不澤吾歲吾斷以還其冥漠是之
為真宅

孫赫和墓誌銘

此篇集中所無

越之望曰餘姚四明山自孫興公兄弟避亂始居之
山下詩書衣冠大家至今皆孫氏號其聚四明鄉然

旁近往々有鼻祖漢長官墓蓋仕為而族於斯者余以姻連往來與州和甫最厚善州和甫諱芻字州和甫渡江後學諭公諱某以行義表于鄉者其曾祖考也朝奉公諱某者其祖考也釋褐三舍仕至戎監長出牧鄱陽稱良二千石諱炳炎者其考也朝奉公以上不及識當戎監公無恙時累得接殷勤承欵密嚴顏爾容終日危坐州和周旋几杖傍調適飢飽聽候語默不使絲粟逆意事于靈臺學諭朝奉兩世俱娶方氏方氏故多明經決科而戎監公於壬戌進士第一人山京為本生兄弟登堂而鄒魯具舉之而荀

陳聚凡嘉言善行朝熏暮摩積以成性由是關門塾以洲群從廣房祀以合誅宗春秋歲時豆籩幣祝班拜齒飲婚竊男嫁窶女疾病死喪不能振舉者帛粟衣襪隨事周給貧瘠孤老待之而舉大且累十百家息爭消訟扶衰援急里社隱然推倚以為橫流之柱石藏脩之室曰竹居布袍蔬食於其間自奉良薄而見義必為不少吝澁嘗用門資授初品持舉子業試銓垂售笑既而既之若將為世外之學者圓機敏識強志清裁願非常人可及惟篤好山水自卜一窻在鳳亭翠塢年五十九生甲辰九月八日卒大德六年

壬寅九月二十二日娶余氏先卒再娶施氏崑山州
教授女男四士志寧國路太平縣教諭士恕士思士
德女六長適進士方某早卒次適進士沈某餘未行
孫女一及是以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塋翠塢乃來謁
銘曰
權不違義隱不離俗天機儼然出如膏穀行將周
歸來乎休我名琢銘以勸其幽

宋氏墓表

東昌莘宋氏有為信州推官者戚而請其僚剡源戴
表元曰吾宗之先鄆人也鄆今為東平府吾宗居東

平之陽穀十八都獅子堂其西北曰石佛堂者塋域
在烏金之季年兵燬漂搖士大夫家俱莫能知有譜
謀世次而宋氏之可聞者斷自吾祖嘗為軍千戶
府君娶東昌莘姬氏生吾父府君後娶莘孫氏因居
莘為莘人初千戶府君昆弟五人同時死其四惟號
五公者在五公傳一子承陽穀之業千戶府君亦死
莖陽穀死三月而吾父始生姬夫人抱遺孤居陽穀
兩年會難作徙莘姬之父母憐吾家單子又不可託
數欲奪志改適吾祖母誓死守節者十四年乃以
病死莘而歸塋陽穀吾父府君生長莘性溫恭惻愍

無機穽莘人至今稱其行生庚申四月八日死戊午
四月二日年三十九死之歲吾母孫夫人年纔三十
六齋姑之化却鉛朱服縞素以嚴儉持家終其身雖
比隣無故少游接而鄉閭姻族歲時慶弔無闕礼吾
賴教育僥倖成立至元十六年以尚用監史值進俘
室隨監長忻都亭見蒙賜白金爐合等器五十兩吾
母見之喜曰此汝家先世遺慶汝何以及此宜自愛
十七年用年勞調充征東行中書省掾尋改充江淮
行中書省掾二十五年調承事郎鎮金江壇尹滿再
調徽州祈門尹吾母皆及就祿養凡涖官行事朝夜

警督備至馭下慈威獲有過譴逐必痛責子婦使復
還中外無敢犯教年七十四死祈門生癸未三月七
日死大德丙申十一月十七日臨訣呼諸子前曰我
起艱窶至今日死不恨惟爾祖墓在陽穀爾又遺体
寄葬萃城北恐散遠不得展省以為念汝輩豈能酬
吾言乎言訖而瞑祈門歸吾不孝不獲亟遵吾母言
姑藁殯吾母揚州以俟後舉今信府秩且復滿年
加耄衰有如不可待及於大故將何以見吾母地下
既卜吉於萃城西三里辛張保將用大德某歲某月
某日自陽穀迂祖考千戶府君祖妣姬夫人之寔併

奉萃北揚州考妣合塋惟宋氏存亡繼絕實憑二紀
婦節母範苟延烝嘗為衣冠家誠不恐遺負先德按
士礼子孫追榮其親得植墓表列石器子宜為父辭
以慰吾志表元辭不獲命謹實錄底裏鐫載琬琰揭
之壠上使人知夫世之為善無不報而凶閨窮巷孀
嫠寡弱服勞秉義於冥冥之中者天必憐其真苦榮
之以賢子孫使之康強壽頤而享食其效於以旌孝
思勸厚俗非曰褒飾而已推官父諱衡母孫氏諱妙
真推官名或弟仲某蚤世季彬推官之子萬里彬之
子萬鈞萬英宦學方興未艾云

徐使君墓表

信上饒徐公卒於負即二千石既塋其縣之石橋鄉
南徐大塘塢者三十七年而墓碑不立承學之士以
爲公名在蹟史冊行業在鄉閭誠不待是而始顯著
然愈遠亦恐隆逸無以肅觀瞻昭永久迺相與來諭
于剡源戴表元願有以紀之按徐氏世緒遠出偃王
居信者尤多顯人公諱卿子字奇仲少穎悟日誦數
千言族父忠公元杰每日是子必亢吾宗嘉熙丁酉
遂以詞賦魁鄉貢戊戌試礼部中進士科人為公喜
公曰時方以此取士吾不得不爾耳授迪功郎隆興

與南昌尉。治左有南州高士冢。荆蕪没人一日。命
難去。築思賢亭。以見志。轉運何君處久。傾蓋器重。檄
攝郡文學。尋檄分司撫州。小事許專。決州苦和。余斛
面及田宅稅契錢。為民害。立罷之。再檄瑞陽。如在撫
考滿未謁選。會趙信公視師江上。款屈公而淮西總
領所辟。監鳳臺酒庫。因赴其聘。而無貲。趙公幕府當
是時。軍興事煩。公年少入。預籌畫。出理鞭笞。精采獵
。諸公間用。趙公薦。特差充兩浙轉運使。司準備差
遣。榮王府奪民田。公斷歸民田。王怒。語侵使。怵公
改。新公曰。吾職可削。筆不可改也。輦下供億。重歲入

不足。以支樽節。出納作漕計。本末一書。示來者。癸丑
春。以考舉及格。改官授臨川宰。臨川民喜見顏色。間
是吾分司公耶。至即興學。立黃勉齋先生詞清版曹
宿負。覈經界。隱籍邑。以大治。有殺人委于隍者。吏執
王應亨。奴主七人。鍛鍊誣服。公白郡。改鞠殺人者。常
平司都吏馮汝能也。事聞。轉一官。舊例試院。未揭
名許健者。疾乏報捷。以繳厚犒。乙卯秋。舉禁卒與馬
營爭其利。致闕郡守。主兵官不能制。且乱。公單車往
諭。咸聽命。廣縣廨。創蓮華滿。建相業堂。成皆自為記。
包樞密聞其政。謂人曰。江西五十餘縣。臨川第一。丁

已除尚書省檢閱官書擬古司文字初立朝感
激欲言事輒入劄乞建儲不報戊午出通判平江改
嘉興守挾同氣為執政傲慢甚公極力規正不可則
以監州不職自劾守為歛戢悉却俸外無名事例作
一杯水亭暇日嘯詠其間儵如也除太府寺丞就守
嘉興命下丁母憂去家食不通貴人書疏婆婆東山
下自號東山翁文酒耕漁相娛數年以疾卒生壬申
八月四日卒甲子八月二十一日得年五十三曾祖
功懋妣王氏祖思聰妣陳氏父質通直郎兩浙轉運
使司主管文字妣張氏贈安人配葉氏通直郎建寧

嘉禾令君女性端淑儉恪佐公居官無紛華意公盛
年思退贊其決盡義嘉興歸相張夫人喪盡禮公疾
侍藥盡勞卒持制尽哀通直公在堂葉通直亦老迎
致相驩養盡誠宗姻鄰黨急乏賙貸尽惠既貴不忘
蠶桑常夜績課兒誦書教尽方生壬午三月二十六
日卒至元壬辰十二月某日明年十二月丁酉以遺
命塋鄭塢距公墓八百舉武而近子男三忠歷上饒
南城建平三尉有能名次迪吉登仕郎出為外家後
先卒次志甫以軍功補官垂換授州教授卒女道蘊
適池州教授管茂孫男二拱辰徽州教授次宿老女

二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公平生為文有体裁自舉子時聲撼場屋及宦學東西師友益廣如素廣激兄弟湯伯紀父子徐京說蔡仲節諸公俱以剛介廉靜見交在淮西朞年增餉額十一萬有奇奏減磨勘十一年耻自陳併它賞皆不叙呂節使文德舉視民却不受在兩浙吳謝二相聞公賢爭致門下兩辭之在右司當宁顧輔臣稱信有三徐可進用指公與忠公之子直諒台守宗仁也丁大全貪其功誘公賢察御史且囑以林參政禔文公曰臺政可為當路私人乎即日告假出関去里居服関也有薦于朝予江西一

州不拜予歸班不拜翁祭酒馮舍人皆同年在朝屢尊賞平章意將處之清要以父年八十不可出力辭終公之世不遇朝奉郎賜紫魚服嗚呼科舉法敝久矣敝極則可廢然由隋唐以至近世所得名鄉材大夫不少其人必皆沉潜好氣節疏通知体要無有遷然肯鬪茸不振者而風骨稍高即成奇傑盖其獲之也不以求而以知責之也不以役而以礼故人：得自持重而尽其材余生晚雖不逮事公即公之淵源趣尚皆耳目所睹記賢者不必以不仕為高仕矣天下共名為奸邪者嫉之不可言天下或名為奸邪

或名爲忠良者疑之不可主至於天下共名爲忠良
可主而亦不苟就焉若公之落於吳謝丁賈之間
所向偃蹇盤旋孤行直立此非徒以科舉士論也昔
者延陵義死墓有旌題仲舒貧莖行路展禮庸敢竊
附二賢之例揭文壠端使百世之下想遺風讀故事
者猶有所考不亦可乎



